

朱惠民 著

白马湖文谭

浙东新文学丛刊《我们》





白马湖文谭

浙东新文学丛刊《我们》

朱惠民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白马湖文谭：浙东新文学丛刊《我们》/朱惠民著．
—宁波：宁波出版社，2017.7
ISBN 978-7-5526-2965-1

I . ①白… II . ①朱… III . ①现代文学—文学研究—
中国 IV . ① 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165331 号

白马湖文谭

——浙东新文学丛刊《我们》

朱惠民 著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(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)
责任编辑 苗梁婕
责任校对 王 苏
装帧设计 金字斋
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88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26-2965-1
定 价 36.00 元

自序

三十年前,即1987年初春,宁波文化研究会成立时,曾有《缘起》陈述研究会的拙薄之志:

四明山峦,郁郁葱葱;河姆渡口,源远流长。稻谷青瓷,寰宇传扬;唐宋以降,商通远洋。庆历、淳熙,建书院于草昧;东发、深宁,吐儒林之馨香。阳明心学,拓一代之心胸;梨洲《待访》,破长夜之茫茫。乃至季野、谢山,在清代史学中卓立独芳。而今,“宁波帮”踪迹八荒,丹山赤水,波连重洋。文化古城,社会新制,激励甬上后学,报国效乡——勉力建设浙东文化,为振兴中华缀彩添光!

今天重温《缘起》,我心潮激荡。因为我为《缘起》中的“建设浙东文化”做了鼓与呼,尽了心与力。具体地说,对五四新文化在浙东这段史迹进行了“窄而深的研究”(朱自清语)。我选择了以散文为切口,提出了现代散文“白马湖流派”之说。窃以为,散文白马湖派是五四新文化在新文学上的一脉,它是独操散文一体的文章家夏丏尊、散文大家朱自清领衔的一群人,以其能够拔戟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获得世人推崇所致。它的生成,激活并丰盈了新文化,坐落在新文学上,创造了现代散文崇高境界,以其“白马湖新绿”,为现代中国散文保留一抹人文绿色而具有重要价值,对散文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台湾学者杨牧说得好:台湾当代散文作家林文月、丛苏、

许达然、王孝廉等曾受到白马湖派的影响，“多多少少流露出白马湖的风格”。那么，此种白马湖文学基因在浙东籍作家中是否也有传承和发展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浙东宁波籍作家唐弢、李君维（东方蝸螭）、谷林均有着白马湖文风的印记。他们的散文或多或少与白马湖文学有所关联。这是浙东新文学的文脉的传承与赓续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新文学尚处在初创期，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叶圣陶、丰子恺等在浙东创办了O·M社的新文学丛刊《我们的七月》《我们的六月》（夏丐尊忙于《春晖》编务，未及参与，则从旁照拂）。《我们》大致是以文学研究会的“为人生”意识为内核的，但正是以这本刊物的散文作为标识，O·M社同人进入白马湖派之列。《我们》散文的基调清新俊逸。读着册子里的散文，清新之气扑面而来，最难得的是“俊逸”的情趣，那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，而O·M社同人，“俊”和“逸”的两个传统则是并行不悖的。他们的精神深处流动着这两种意象，使得把两种风格融在一起成了一种可能。亦剑亦箫、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，即在这里。这是因为浙江文艺界弥漫着越文化之风气，越文化的优秀传统为脊梁式的人物所继承和发扬。越文化作为多重建构的复合体，是一个多方面的存在，它又与文化的开放复合品性有关。诚如周作人所说的“近年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，虽然别处也有，总以浙江为最明显，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”。此处所谓“两种潮流”，实即古典美学中的“阳刚与阴柔”之类，或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所说的“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”等等。也正是这两种潮流的起伏，成就了中国新文学史。白马湖散文便是如此，亦剑亦箫，俊逸得很。作为精神领袖的夏丐尊，他的完整人格里，蕴含着越文化优秀传统的因子。他有“清淡”之

文,又不乏激越之作,而且这些文字敢于直面人生,并对黑暗的现实给予有力的抨击,甚或不惮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,大有“石骨铁硬”的风操,然不影响他平淡致远的总体风格。同是领袖人物的朱自清何尝不是这样。《我们》里的《月朦胧,鸟朦胧,帘卷海棠红》《绿》《白水漈》诸篇,“运用大写意的笔法,逸逸草草地妙造自然,因而得其玄淡、清远的神韵”,清逸得很。而其写于同时期的《生命的价值——七毛钱》,则呈现着峻急的文风,抑郁而激愤,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,丝毫不留情面。至于《血歌——为五卅惨剧作》那样的阳刚之作,其峻急或曰激越的调子,更可见朱打击敌手大有铁似的风姿。叶圣陶可谓是这两种风格互交的典范。他的刊在《我们》里的“冥想”小品《暮》与五卅檄文《五月卅一日急雨中》即是佐证。即使其基本面为清逸的《没有秋虫的地方》,亦貌似冲淡中隐含激淡,借影于秋虫,托物言志。《两法师》俊逸互动、双管齐下。丰子恺作文的俊逸,一生皆如此。看到众生受难,画文互用,为其鸣不平。民族危难时,《还我缘缘堂》发出如是怒吼:“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,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,是虎的,还是狼的?”其晚年文坛万马齐喑,暗自续写随笔,《缘缘堂随笔集》中后一部分“朝花夕拾”式的篇什,岁暮忆旧,散谈中包含着愤激。可见丰子恺具有浙西人细腻深沉的风骨,至其文“清幽玄妙”之外,尚有浙东人刚劲清逸的品性(丰氏祖籍为浙东宁波),他的俊逸,怕亦是地域人文之脉历史传承的力量所为。总之,白马湖散文的两种审美路向的殊途同归正折射着它的文化精神。就其地域因素讲,乃浙东有山有水,面朝大海,于是流连集聚于此的白马湖派散文家也就有了山水海相融合的特征,既有水的柔情,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。

诚如夏丏尊在《读书与冥想》中所表露的：“如果说山是宗教的，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、神秘的，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。”

唐弢的文字便有白马湖文脉的痕印。浙东人的“硬气”总是在笔端经意或不经意地表露出来。它的俊逸每每介于明暗之间，形成敏锐深切与悠然自得独特文风。其书话体文字充满诗趣与至情，乃传世佳作。“我曾竭力想把每段《书话》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：有时是随笔，有时是札记，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”，“它给人以知识，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”。唐先生给了多少人散文写作的救助。我是其中一位，《晦庵书话》伴我一生，最喜其《偶成》诗中“平生不羨黄金屋，灯下窗前长自足”之情致。这不是白马湖作家群体的共同志向吗？

李君维（东方蝓螭）写散文由绚丽之极归于平淡。《人书俱老》即是明证。他的散文多为随笔，质朴自然、情真意切，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富有蕴藉的题材。他不滥情，也不尚矫饰，只是自由自在地写着人生遭际，喜怒哀乐皆是行云流水般从笔端汨汨流出的。这种写法，使人想起了二三十年代白马湖派散文家朱自清、夏丏尊的为文风格，作为四十年代踏上文坛的李君维，受到白马湖散文的影响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君维先生的不滥情与白马湖派散文家的从不强作渲染、故作多情，有几分动情就直陈几分的作法，似有承续的意味。作者自谓，少年时代喜欢过朱自清的散文，朱的《你我》是他“读过而忘不了的一本书”。作者特别说及“其中《给亡妇》《择偶记》都以平平常常的口语写来，或抒情，或叙事，却感人心肺，淡而有味，其功力不下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，可是不常为人道及，未免有点落寞之感”。

李君维散文写宁波的吃,淡雅舒展,言近而旨远。作者信笔写来,从从容容,在一些看似平平淡淡的菜蔬瓜果中,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感悟,文章读来极有嚼头。《吃苦瓜》便是这样的佳构。文章赞美苦瓜的色香味,描绘刚上市的苦瓜,述说苦瓜与生活的关系,写到文章有回味,人们常用“涩如青果”来形容,像嚼橄榄,却没有以味同苦瓜来形容文章的,“未免冷落了苦瓜”。前后层次分明,闲闲地一笔刹住了,也带出对苦瓜的感情,即由吃苦瓜联想到人生际遇。“人生的苦涩味同苦瓜的苦涩味一样能清心去火。”清心去火,有益健康,净化心灵,这只有饱经风霜的上了年纪的人,才有如此冷峻而又豁达的笔力。《红绿两题》以下锅炒菜作喻(有一种紫红色的扁豆,下锅一炒就变成绿色了。碧绿碧绿的毛豆用水一焯,滗出来的水是粉红色的。苋菜红绿相间,炒熟之后,出的汤像鲜血一样通红通红),引出人生哲理:盛衰、荣辱、得失、真假、聚散、苦乐等等,都像红绿两色一样相异相对,而又相互关联,相互嬗变。李君维写宁波的吃,与夏丐尊写吃似有内在的神似,平淡韵味特浓,淡而有味,平淡之中饱含着深邃的意蕴。夏的平屋杂文,诸如《谈吃》《良乡栗子》,以及《〈子恺漫画〉序》里有关弘一吃食的描述,兴许又多多少少对学生时代的李产生过影响。

谷林的为文,一是满盈着浙东情结,二是有着白马湖文风的影子。其一,2010年出版的《上水船集》之书名便是浙东话语缀成。谷林先生说,上水船乃其故乡俗语,意谓:虽费力气,终究寸迟尺滞,不能速达也。盖喻作者之拙钝而已。此意在《情趣·知识·襟怀》题记中表述得很清晰:“我文思迟钝,每感手不应心。时欲曲尽胸臆,求安一字,竟也有过‘旬月踟蹰’的苦辛,此所谓‘上水船’

也。自然没有容与中流之乐,而打桨摇橹则是加倍的费劲。但不是说‘生命在于运动’吗?这倒是颇有分量的运动。积渐遂以为亦生命之所寄,尽管气喘吁吁,而居然龟蹶牛步,踽踽不已了。”据说《情趣》小书,作者当初就曾拟题作“上水船集”,出版社怕影响销路,故改现题,然谷林以为“实不得体”。“上水船”之语,当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,但也透出作者为文精益求精的努力。谷林童年至少年时期在宁波度过,家乡的上坟船,令他印象深刻:三月清明上坟,在宁波多是坐船前往,或顺风或逆风,有一回坐下水船,有一回则得坐上水船。逆风时的上水船,其船工要格外努力打桨摇橹,少年的谷林无意于“上坟船里看姣姣”,则目击了船工的艰辛,晚年遂有此绝妙的联想。谷林对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中的甲之八画“上坟船”,无篷,一人摇橹,四人挤坐一舱,颇有疑惑,指出“与笺释中杂引周作人散文所曾描叙的情况迥异”,可见其对浙东“上水船”记忆之深。其二,白马湖文风对谷林的影响。《上水船集》里的短制,诸如《点滴话设计》《开本和版面》,那些看似零金碎玉的文字充满着真知灼见,几乎无一不像是补白,亟使人联想《我们》里的补白。究其缘由,《答客问》的轻描淡写,现出其文脉传承的踪迹:谷林爱读书,夏丏尊翻译的《爱的教育》,他特别喜欢,其中一篇《少年笔耕》尤令他念念不忘。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,他列出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。朱光潜谈美的书,晚年犹能想起曾经看过。对于白马湖文派有关真善美的“艺术的闲谈”,他体会颇深:“美与真与善,大概只能有相对意义的独立性,而不能为了玉成其中之一而牺牲其外之二。”这个真善美,不是指单一的状态,而是仿佛一只由三条腿支撑起来的鼎,是一种复合建构,三者缺一不可,合则鼎存,分则鼎无。白马湖作家书写散

文的主张正是这样。

唐弢、李君维(东方蝨)、谷林的散文大抵是属于随笔体的。“随笔”在中国出现在南宋初期,洪迈著有《容斋随笔》便是例证。不过像北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和清代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也可算是随笔了。然而其形成现代文体则在五四时期。1918年4月,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上出现的《随感录》,实际上就是一种“随笔”的体裁。这种体裁当时受着欧洲随笔谈论风格的影响,“到五四运动的时候,才又来了一个展开,散文小品的成功,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。这之中,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,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,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;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”。鲁迅通篇都是议论,之后索性另立名目,称之为“杂文”。周作人也受着英国随笔的影响,亲炙兰姆的唯我哲学和闲散情调,又兼具吉辛的风味,加上受中国传统影响较深,远之如不守章句的王充,近之如力主求实的俞正燮,他的文章含有那种笔有藏锋、意在言外的曲折含蓄,自称为“抒情的论文”。周氏兄弟同时成为影响深远之巨擘。朱自清尝试着散文各种样式的探索,他对于散文的各式,如“感性”“知性”与“理性”的皆要试作。《“海阔天空”与“古今中外”》即是以“理性”为主的,也就是比较典型的随笔体,它既有杂文的思辨特色,又有散文的文学风格。也就是说,它是介于杂文、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,兼有杂文说理的严谨性与散文抒情的随意性,将逻辑思维 and 形象思维结合在一起,亦庄亦谐,亦理亦情。但是这两者也并非平分秋色,不是简单地一半对一半,而是一种有机的结合,真正做到了“漂亮和缜密”。是否可以这样认为,在白马湖时期,朱自清在他主编的《我们》里,已经创立了纯正的“随笔”之一体。唐弢、李

君维(东方蝾螈)、谷林好像皆取法于朱自清那样的随笔体,他们把自己对于作文的心智体验糅合进去,故能得其悟解乃至神韵。由此也可以窥见其与白马湖文学的联系了。

至若白马湖文学对于当代作家的影响,我以为,在浙东籍作家中,有白马湖所在地上虞的陈荣力、赵畅等散文家,出生于毗邻白马湖的宁波余姚的著名散文家赵柏田(且读其《平屋记》的经典描述:“白马湖”派散文家夏丏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有一本《平屋杂文》,笔墨沉浑敦厚,娓娓如长者炉边絮语。“平屋”二字足令人起无限幽邈遐思。想象中白马湖边的读书小屋,该是庭阶寂寂,修篁丛生的。冬日去时,原来也只是江南民居中最普通不过的几间瓦板屋。霜月当窗之际,谁去听湖水轻漾?谁又在一盏被浓重的水汽包围中的灯下细品冬日白马湖萧瑟的诗趣?怕也只有夏先生这般质本洁来的书生了)。他们的散文与白马湖文学的关联,这倒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,也论证着白马湖文学的当代意义。从这点上说,新时期散文是归趋“五四”的一次穿行,尽管当代散文还会有许多变革。就在这次穿行中,白马湖时期的散文之影响是尤为巨大的。朱自清在《“海阔天空”与“古今中外”》提出的随笔写作是“心的旅行”说,即意在“自我表现”(表现自己,尽力便行)。在写于同时的《文学的一个界说》中又认为:“自我表现”应该是“以自己的情感为主”,强调文学中“自己的情感”是决定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。这个现代散文的先锋理念,以及白马湖散文清新俊逸的美学风格,无疑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,并且始终引领着现代中国散文的发展。复兴现代散文,需要阳刚之美——我们民族之气的散文,也需要阴柔之美——“个性、自我”的“艺术闲谈”式散文。散文,让

人的文心自由翱翔,才是最重要的。

走笔至此,我自悟着,这是朱自清意义的重要发现,更是白马湖派散文家为散文美学理论所作的最初开篇,而又在浙东之地生展。它便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浙东的一束投影,恒久显着辉光。

愿此书之问世,如砖之引玉,然后琼瑶瑾瑜,异彩纷呈;如滥之始觴,然后浩浩汤汤,蔚为巨海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	自序	1
==	俊逸风骨:《我们》散话.....	2
第	《我们》的缘起与价值	3
二	《我们》编辑风格之比较	9
辑	三等车的文学“滋味”	14
==	诗文之风格:清新俊逸	18
	《血歌》及其他	22
	封面画和插画	25
	朱自清与其学生辈金溟若和潘训	28
	《我们》与《语丝》的互动	32
	《我们》里的散文	37
	《我们》里的诗歌	44
==	独标高格:悦读白马湖派散文家	52
第	丰子恺	53
二	冯三昧	60
辑	叶圣陶	66
==	刘大白	73
	刘延陵	77
	朱自清	84

朱光潜	95
陈望道	101
郑振铎	106
俞平伯	112
夏丏尊	119
徐蔚南 王世颖	129

艺术的闲谈:白马湖文派	136
白马湖新绿:现代散文“白马湖派”	137
真善美浑同如一:现代散文“白马湖派”述要	156
捕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浙东投影——白马湖行旅	169
白马湖秋意:弘一、王任叔	183
清静的热闹:白马湖雅集	189
林文月的《饮膳札记》与白马湖写吃散文 ——白马湖文风台海流行的一个例证	197

一个其志不小的文化憧憬 ——《白马湖文派短长书》序(吴福辉)	202
把白马湖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做实 ——点赞《白马湖文派短长书》(吴周文)	207
O·M社的钩沉及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(吴周文、张王 飞)	214
关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	232
后记	250

第一輯



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，忆起新文学在浙东一隅留下的投影，那是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。1924年至1925年，朱自清在宁波省立四中（今宁波中学）与上虞春晖中学执教时，组建了新文学社团O·M社（其时用拉丁字母给“我们”一词拼写注音WoMen的缩写），也称之为“我们社”。其社刊《我们》就编于宁波与上虞，由在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。《我们》的作者，除朱自清、俞平伯以外，还有叶圣陶、刘延陵、丰子恺、冯三昧、刘大白、顾颉刚、潘训、白采、沈尹默诸人，他们都是O·M社的同志，又多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。O·M社的生成是文学研究会大本营的延展，文研会宁波分会的核心当为O·M社，刊物是他们发表诗文、传播作品的园地。O·M社这个作家群落的构建，说明在五四新文学洪流中，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是颇为活跃的一股。钩稽O·M社及其《我们》，还原其历史面目，作出精准的评判，大而言之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似有补正的意义，小而言之，是文研会宁波分会的一种视阈。

《我们》的缘起与价值

《我们》是一本新文艺丛刊。上海书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影印本的说明就称之为“综合性文艺丛刊”，书话家姜德明亦如是说。姜把原载于《书边草》里的《〈我们的七月〉和〈我们的六月〉》一文，编入后来出版的《丛刊识小》中，恐怕也是此意。^[1]这份丛刊，本拟一年出一册，可惜只出了两册，刊期不长，期刊丛书化的特色不彰。故俞平伯后来回忆此事时，称之为同人刊。这也对，O·M社本是同人性质。他们不同于古代文人单以雅集以至诗文荟集为基本运行方式，而是用现代传媒为运作载体，获得发表园地，并加以传播。此为现代文学社团区别于传统文会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。也由于它以出版物为中心运行，与现代传媒结盟，这就使得它在人员构成上外延模糊得很。其人员的测定较难，构成形式较为松散，而团体意志倒很集中。这也是一种生机、特色之所在。这种特点基于作家文艺性格（比方说，为文的“清新俊逸”）与文化理念之共同性（比方说，同属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所标举的为人生与写实）的作家群体。

然则《我们》含有“同志集合”之意，这一点则是彰彰明甚的。

[1] 姜德明：《书边草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，第122页；《丛刊识小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，第4页。